

编者按 6月7日,2023年高考正式拉开大幕,这是自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的第47个高考。40多年来,高考的变革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息息相关。对很多人来说,高考既是人生大考,也是成人礼。每个人的高考记忆,都是独有而特别的。

今日,本报推出“高考的独家记忆”专题报道,组织报社8位编辑记者回忆并讲述自己的高考故事,时间跨度从1989年至2013年,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也串联起高考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时代印记。

十二载寒窗 只为梦想花开

□ 赵庆国

我的高考在1989年。34年过去,今天,我作为一个考生的家长,再一次投身这场令人兴奋、焦虑、揪心的火热大考中,感觉自己比考生“正主儿”还要忙碌、着急、恐慌。这种紧张感、压迫感,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。

记忆深处,当年那场为期3天的考试已然变得模糊,除了几处细节,例如,坐大巴赶赴考场前的亢奋、考场窗外的炎炎烈日、睡在体育馆里的一排排凉席……倒是高三那年“炼狱”般的生活,常常会撞开我思绪的大门,带我重温那段青葱岁月。

我就读的高中成立于1902年,旧称直隶省立第十三中,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声名显赫。从高一开始,我就负责写学校的黑板报,从三年的高考喜报里,能找到许多令人怦然心动的好学校。在那个年代,上高中的人本来就不多,而每年高考前,学校为保证高考质量还要组织“预选”,不能通过“预选”的人,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。尽管如此,我们学校的喜报总是满满当当。我期待自己也能被写进喜报里,所以一直非常努力。

7月7日,高考如期举行。全校200名文科考生,考上本科、专科的加起来还

不到30人,至今仍是许多同龄人心中的一根刺,我的很多同学,直到第二年、第三年才圆梦大学。

那个年代,报考志愿要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前,所以估分是一个技术活儿,大喜大悲的故事频频上演;彼时,商品经济大潮初起,很多人相信“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,一些头脑活络的人,当听说学校不再包分配,即使收到录取通知书也不去报到……

1989年我是考生,今天我是家长。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自觉把人生命运安放在国家前进的航向上,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赛道。

《海阔天空》陪我熬过的日夜

□ 明慧

我的高考是在1993年,国家恢复高考的第16个年头,至今整整30年。

那一年,老家县城里卖音像制品的小店整日里放着李春波的《小芳》、毛宁的《涛声依旧》和BEYOND的《海阔天空》。这首《海阔天空》陪着我熬过了无数个日夜。

1992年,原国家教委发布《关于在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基础上高考科目设置的意见》提出,按文理分科设置考试科目,文科考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历史和政治;理科考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物理和化学,语文和数学分别根据文科科的特点在试题内容方面适当加以区别。这也就是自

1985年推行的“3+2”高考科目设置改革,一直沿用到1998年。

读高中的时候,高二开始分文理科,我因为是艺考生,所以被分到文科班。当时文科班里同学有学导演、乐器、声乐和绘画的艺考生,也有体育生。下课铃一响,“吹拉弹唱”此起彼伏。他们经常因为上专业课而耽误了文化课的学习,班主任老师查考时,会唉声叹气地表达“即使专业过了,文化不过也上不了大学”的担忧。

1993年春节之后,为了补文化课的欠账,我搬到了学校住。学校里农村同学都特别用功,有的为了能多学一会儿,4点多钟就起床,晚自习结束后,还要在教室里继续秉烛学习。那一个个苦读的身影一直保存在我记忆中。

1993年的高考,还分公费生和自费生。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大中专院校的公费生毕业后包分配、有“铁饭碗”,所以选拔严格。1993年,全国各大中专院校正式接收少量自费生,1998年全国大部分省市都实行招生并轨改革,到2000年,全国基本实现新旧制度的接轨。1999年之后的中专生、专科生和本科生一般来说都是自费生,也有小部分属于委培生。自费生毕业后不包分配,学生自谋职业,学校推荐就业。

后来同学聚会时听老师说,那一年高考录取率并不高,全国的高考人数286万人,录取人数只有98万人,上线率仅为34%。和1993年相比,如今学生们上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多了。

进的优秀高中,当年的第一志愿分数只有500分,第二志愿分数也只有540分。

命运的礼物常常会以挫败的形式下发。如果说前半程是命运的安排,后半程则在于自己的选择。大学在当时来说还属于奢侈品。而中专却受到广泛追捧,因为包分配工作,而且大部分还是体制内不错的单位。中专还可以解决城市户口,更是许多农村户籍孩子的首选。

7年寒暑,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。我也逐渐明白,“人活着本来就累”并不是那位老师对人生的抱怨,而是他对“奋斗”二字的最大肯定。

当命运将一条更难走的路摆在我的面前时,我没有辜负它的美意;在这条更难走的路上,我努力了,更收获了。

命运的礼物与自己的选择

□ 成静

回首高考,当年的情景变得模糊。可促使我参加高考的原因却记忆犹新,并不断提醒我:人生的很多关键时刻,关乎命运,也关乎选择。

时间回到1995年,那年我初中毕业。中考满分640分,我考了602分。家里觉得,一个女孩子,上高中考大学太累了,最好能上一个中专,有一份稳定的收入,过一世安稳的生活。而彼时的我,也没有任何想法。于是,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报考了省里的邮电学校。

还记得当时,初中年级组长看到我的报考志愿后愣了半天,气愤地质问我:“为什么不报高中?”

懵懂的我答道:“高中太累了。”那位老师的名字我已记不得了,只记得他愤愤地说:“累?人活着本来就累!”

在那个年代,特别是对于县城以下的广大地区,高中并不吃香,大学在当时来说还属于奢侈品。而中专却受到广泛追捧,因为包分配工作,而且大部分还是体制内不错的单位。中专还可以解决城市户口,更是许多农村户籍孩子的首选。

结果不难预料,由于我报考的是全省最好的中专,自然是全省最优秀的“小镇做题家”竞相追逐的目标。于是,我落榜了,被第二志愿——我们当地的第一中学录取。那所后来许多人挤破头都要

科则是1:8。现在回想,这种先报后考的录取方式既考验人的魄力,也多少测试了人的运气。

高考时间是7月的7日至9日,暑热难当,那时候高考被称作“黑七月”。在考点守候的多是班主任。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班主任赵老师拿着签字笔和削好的2B铅笔的情景:他耐心地叮嘱每一名考生考场注意事项,并把笔塞到大家手中。

分数出来的那一刻,几家欢喜几家愁。高考跟世界杯很像,有人遭遇滑铁卢,也有人逆袭成黑马。那一年高考,能升学的都去升学了,只有一些志愿都落空的学生选择了复读。

□ 杨虹

1998年,我高考。那年春晚,那英、王菲合唱了著名的《相约1998》;5月,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上映,50元/张的天价电影票让人望而却步,但不影响主题曲《我心依旧》在考生中流行;6月,法国男足世界杯,瑞奇·马丁的《生命之杯》燃烧了整个夏天……备考日子里,这些音乐无疑成为解压最好的方式。

临近高考前一个月,开始忙着填报志愿。1998年的高考还是先填报志愿再考试。理科生可报考的学校要比文科生多,当时班主任说本省理科学院录取比例是1:4,而文

历经高考,酸甜苦辣,考生自知。有人说,高考成本过高,耗费了学生一年最宝贵的青春时光,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;也有人说,高考重书本而轻能力,卷面考试中考核内容多为记忆和理解,考生往往死记硬背海量刷题就能拿高分。

但不得不说,在涉及面极广而又关系到人们命运改变的重大评估项目中,高考是相对公平和公正的。从出题到阅卷,从考核到录取,高考已经形成了严密高效的机制。高考为考生走进大学知识殿堂、走向新世界,提供了平等参与和竞争的机会,同时也是一次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。

这件事影响了我的职业选择

□ 季晓莉

1999年7月,我在江苏省如东县参加高考。

那年5月发生了一件大事,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导弹轰炸,3名驻外记者成为死难者。在电视上,我们看到北京高校学生到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。

作为一名高三文科生,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我的高考志愿填报——我选择了在北京读大学,选择了新闻专业,选择了一份可以传递社会正义、促进社会进步的职业。

高考三天,家乡大雨滂沱,空气清新凉爽。每场考试结束,爸爸就骑自行车来接我回家。那年正是荔枝这种南方水果开始在江苏小镇普及的时候,回家路途小,我和爸爸到小镇称上两斤荔枝,回家吃这红壳白囊的南国水果。

当年的作文题目是《假

如记忆可以移植》,我在试卷上觊觎着李白的才华、爱因斯坦的头脑,幻想着伟大的文学家、科学家能把他们的记忆移植给我,写得洋洋洒洒,但出了考场一对题才发现,开头的选择题我几乎全错,严重影响考试心情——爸爸整整开导了我一中午。还好我调整了心态,数学拿了一个很高的分数,英语、历史、政治都正常发挥。

这一年,似乎江苏省大部分人都没有考好,再加上赶上头一回估分填报志愿,导致当年几乎所有高校录取分数线在江苏都比往年低了几十分。有幸运气捡了漏,去了清华大学;也有倒霉蛋儿因为过于保守,没能去与分数相称的学校。

填报高考志愿前,大学招生海报挂满了教室。如果在互联网发达和交通便捷的今日,选择学校前大可以去学校实地探访,或者轻易

搜罗到亲历者的见闻。但在1999年,我们能看到的除了海报,就是填报志愿的学校名录;能听到的,只有老师或家人的只言片语所透露出来的偏好。

不过,高考很快就过去了。时代没有给我多余的缓冲时间,就把我抛向更大的战场。暑假,我到县里某培训班学计算机入门,以及五笔输入法,“21世纪一定要学会计算机和汽车驾驶”,在那时候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共识。

1999年,高考把我从小县城带到首都,在打碎我原有认知的同时,又重塑我的精神内核,这场“文化休克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1999年,既是我跨入成人门槛的第一年,也是我跨入互联网时代的第一年,世界加速前行,个人是那么渺茫且容易被甩出。

24年过去了,当时的新鲜感和无力感还历历在目。

我的高考 且思且忆

□ 张治棠

常言道,“高考改变命运”。回望十余年前的2005年高考,仿佛又重温了一次当年站在抉择路口的情景。

高考那天,多云偏阴,在炎热的夏日感受到了一抹难得的清凉。我的考点就在校,熟悉的环境带来了确定性,同时却也缺失了新鲜感。展开考卷,有熟悉的被“押中”的知识点,也有看起来比较陌生的描述和构架,这或许就是高考“筛选”功能的体现。

高考作为促进社会流动的最大利器,作为中国“最公平”的考试,作为招才引智的“指挥棒”,自然承载了无数的社会期盼与关切。不过,从全社会层面看,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,一大批知识青年补充到各

行各业里,中国经济也迎来了“狂飙”时代。

历史的一粒尘埃,落在每个个体身上,或许就是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”了,毕竟参与与考学历来是广大农家子弟和小镇青年“鲤鱼跃龙门”的机会。高考结束铃响,大家走出考场时,“众生相”依然历历在目:兴高采烈的考生,鼓励安慰的老师,如释重负的家长,记录历史的记者,大家或清醒、或迷茫、或兴奋、或沮丧……

长舒一口气之余,又迎来了“第二次高考”的填报志愿,经过教改之后,我们是“知分填报志愿”,待最终分数和全省成绩一分段公布后,关于排名的信息是透明了,不过除了排名最靠前的百余位学生会提前“锁定”外,剩下的考生依然面临“单

次博弈”:报得好,可以被超水平录取;报得差,或许会降档录用。

相比考试后估分填报志愿,知分填报志愿已经是“知己、不知彼”的单次博弈。当然,近年来各地还推出平行志愿填报模式,部分地区还上线了类似“预填报志愿网”的模式,在多次动态博弈后实现均衡,降低了博弈的不确定性,能更好充分实现高考的“初心”和“使命”。

回想当年报考志愿的几个粗浅想法,一是学校尽量选择在历史招录中录取希望较大的,二是专业尽量选文科占比偏均衡的。现在看起来,当年的粗浅想法与现在主流志愿填报的推荐原则差距不算太大。或许,所谓的原则,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综合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。

难忘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

□ 李宏伟

2023年全国高考报名1291万人,比去年增加98万人,这是什么概念?正好是今年山东省高考报名人数的一半。

作为一名2011年的山东省济宁市考生,每逢高考季,都会关注老家的高考情况。当然,也会想起自己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那一年,山东高考仍采用“3+X+1”的模式,语文、数学、英语,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以及基本能力试题,自主命题。如今,实行“3+3”考试模式,不分文理科,使用新高考全国I卷。

那一年,山东开始大力推行素质教育,不允许学校周末统一组织

学生上课、上自习和考试,鼓励开展丰富有益的课外活动。

那一年,是辛亥革命100周年,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。历史、政治老师反复敲黑板划重点,文综考试会出题,相关知识要记牢。

那一年,是母校山东省梁山第一中学建校60周年,高三全体师生冲劲十足,本科过线率创新高。

那一年,是家乡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一年,一家人因拆迁正好都“漂”在外面。月底放假,看到身边同学都能回家待两天,着实羡慕。尤其到晚上,宿舍就剩我一人时,心里更不是滋味。

我们高中,每次月考都会用红纸张贴前100名的排名,每次站在光荣榜前看着那些年级前几名同学

的名字,满心羡慕佩服。

作为班里的“千年老二”,我常常感到郁闷、不服气。班主任给我点亮了一盏“明灯”——他专门从教师办公室拉了一根电线,把灯泡就挂在我桌位旁的墙壁上。晚自习熄灯后,不愿早回家的同学,也会主动凑过来再学习一会。

我和班主任一般都是过了24点才回家,而此时校门早已关闭。怎么办?直接翻出去,班主任的动作比我娴熟多了。学生翻墙逃课常有,和班主任老师一起翻校门,实属罕见。没过多久,这套动作,我也熟练了。

我对班主任很感激,今天还与他保持着联系。每当大家聚在一起时,总会谈起老师当年的教导,回忆起当年的往事。

这似乎是一代又一代的故事

□ 吕书雅

“各位考生请停笔,考试已经结束。”这也许是至今为止听过的最让我心情复杂的话语。

我是2013年参加高考的。无数次的周考月考、大考小考,每天早上5点的闹钟和晚上10点下课的铃声,满桌泛黄的试卷和堆叠的书本,头顶上吱吱作响的电扇,到了饭点儿成群结伴向食堂的冲刺……高考的日子有点遥远,却又清晰如昨。

多年过去,我更加体会到高考

的意义。于我,高考的特别不在于考试本身,而在于那段风雨兼程、有苦有甜的求学岁月,更在于为达到目标练就的坚定意志和昂扬斗志。如今整整十年过去了,每每翻开高三的日记本,高考的特殊时光依然历历在目。那股拼搏的力量,厚重而绵长,陪伴我度过后来的无数日夜。

高考是公平的。当时,我们在高二结束之前,基本把高中所有课程已学完,高三便是一头扎进题海之中,无需做过多的选择,只需要盯着目标、跟上进度,努力就

好。如今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,高考并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,但这条路是相对公平的,也是最好的捷径。

那场考试的结束,正是一个新的开始。高考后的十年,我们这一代人忙着继续完成学业、成家立业和养育下一代,但每年的高考又会提醒着我们曾经努力过的岁月……这似乎是一代又一代的故事,如今也在继续更新上演。

高考,当年大到占据我整个生活的“大山”,如今回望,已经变成了一个“小山丘”。